



學員專區

無聲的託付

第55期學習司法官 葉晨暘

實務課程的其中一個部分，也許最令人難以面對的，是法醫學的相關課程，面對在社會當中不容易被接觸、甚至帶著一點禁忌的議題，帶著種恐懼與不安，也許這也是司法實務工作中，很難被接受的一塊。

過往沒有參與學校開設的法醫學課程，而今，卻是個不得不面對的課題。

週一，法醫師帶著種莫名的幽默感講解不同的專門知識，傷痕的判定、毒物學、以及各種死亡的特徵，而在投影片中，不時直接穿插一些輔助講解的照片，沒有預先的警告，也沒有特別的叮囑，就這樣清清淡淡地，讓那些亡者容顏秀在微暗而偌大的投影螢幕上……

看著那些被肢解的身軀、浮腫發青的軀體、又或者是半開著眼睛的幼童，嘴邊吐著泡沫……似乎有種無力、癱軟、求助的感覺，無聲無息地，默默地在傳遞一些什麼。

這個畫面有點熟悉，我想起日前在長庚醫院機關實習的情景。

那時在手術房當中，看著原本談笑風生的病人，隨著麻醉藥劑的吸入，進入假死的狀態，在手術台上，不再能自主地行動、對於外界也不再感知，手術房安靜了下來，只剩下醫務人員工作的閒談、輕微的背景音樂、器械的撞擊聲。

印象那時我腦海裡不禁問著：「這樣，還算是個人嗎？」

而今我看著這樣亡者的照片，卻是悲嘆著：「我們能這樣對待一個人嗎？」

看著病患癱弱的神態，又或者是亡者破敗的身軀，無力的姿態不能再呈現萬物之靈那些活靈活現的表情，彷彿一切就這樣被暫停了下來，好的壞的、計畫的、在意的、痛苦的、歡愉的，也都停滯了下來，進入一個真空的時區。

沒有了能持續進行的想法、不能自主地往決策、不再能自在地交流，只剩下形體，或者再多一絲氣息。而看著這些證物照片，我卻在想著，何以人會如此存在？又如此離去？甚至離去的原因，來自另一個人的憤怒、情緒、以及糾結。

這些畫面使我們這群法律專業者反思，我們究竟能做些什麼，又或者我們可以做

什麼，自然我們不是醫生，屍體也不是上了麻藥的軀體，亡者無法醒來、無法痊癒、無法擁有再健康往下走的人生可能性。而我們也許只是陪伴他最後一段的那些人，我們推敲著他的際遇、我們找尋著那些可能不方便說出的緣由，我們在人的極限內，盡可能地把所有證據湊齊，讓那些不可告人的故事，一一地、慢慢地呈現開來，最後用法律、用文字、用國家給予我們的權利，輕輕地評價這個故事，像是在墳前追念或唱一首輓歌。

而這些，也許就能算是司法工作者很大的一個價值，貼近人們恐懼的事物，不管是髮指的、不管是無奈的、不管是如何糾結的情境，在謊言以及極限中，在疲憊以及理想的拉拔中，嘗試樹立一些人所能達到的公義，必然是不完全的公義，也可能當中有許多的錯誤。

也許日後直接到現場看相關的解剖、看當場的環境，會有更深更大的衝擊，但在還沒到那個時刻以前，在還在摸索這份工作的價值之中，我想記得這些畫面。

儘管有點不堪、又或者有點難受。

如果病患在手術台上，是因著信任，把所有的一切囑託給那陌生卻有專業的醫者。那我相信亡者、傷者、權益受損者也是在無數的案發現場，也是因著信任，把最後的平復，交給我們這群陌生卻受過訓練的司法官。

我們可能看他們不過是結案數字中輕微的一筆，是種負擔、是種壓力，然而他們所交出來的，卻是人生中最重要、最深沈的一塊。